

鮚
埼
亭
集
外
編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六

鄭全祖望紹衣

記

慶歷五先生書院記

有宋真仁二宗之際儒林之草昧也當時濂洛之徒方
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在宋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
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於塵俗之中亦會值賢者
在朝安陽韓忠獻公高平范文正公樂安歐陽文忠公
皆卓然有見於道之大槩左提右挈於是學校遍於四
方師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輩共以經術和之

說者以爲濂洛之前茅也然此乃跨州連郡而後得此數人者以爲師表其亦難矣而吾鄉楊杜五先生者駢集於百里之間可不謂極盛歟夷攷五先生皆隱約草廬不求聞達而一時牧守來浙者如范文正公孫威敏公皆摶衣請見惟恐失之最親近者則王文公乃若陳執中賈昌二相非能推賢下士者也而亦知以五先生爲重文公新法之行大隱石臺鄞江已逝西湖桃源尚存而不肯一出以就功名之會年望彌高陶成倍廣數十年以後吾鄉遂稱鄒魯邱樊繼褐化爲紳縷其功爲何如哉五先生之著述不傳於今故其微言亦闕雖然排

奸詆奄譖論廩廩豐清敏之勁節也急流勇退蘊月蘋

風周銀青之孤標也再世蘭芳陔南弗替史冀公父子

之純孝也

史冀公篤爲鄞江先生高弟事母最孝實開越公爲西湖先生高弟之先或謂其作吏用杖者舊志之謬也

再世與豐清敏

公同門嬰兒樂育以姓爲字陳將樂俞

順昌之深仁也

陳據愈辭其歷官之事畧同四明七觀載愈而遺陳蓋漏也

殺虎之

威同于驅鱷姚夔州之異政也于公治獄民自不冤袁

光祿之神明也一編麟經以紹絕學

汪正奉之豐滿也

汪正奉春秋實與孫明復齊名容齋稱其豐滿

不施而近志妄謂其官閣學

金橘不知蕭然

詩葉望春先生之清貧也卽以有負門牆如舒信道者

其人不足稱而文辭終屬甬上名筆則五先生之淵源

可知矣嗟乎豈特一時之盛哉故國綿綿凡周之士奕世衣冠人物歷久不替終宋之代如樓如黃如豐如陳如袁如汪其出而指拄吾鄉者必此數家高曾之規矩燕及孫子然後知君子之澤雖十世而未艾也五先生之講堂皆已不存卽蘄江桃源二席亦非舊址予乃爲別卜地於湖上而合署之睢陽學統至近日而湯文正公發其光則夫薪火之傳幸勿以世遠而替哉

大函焦先生書院記

二程倡道洛中浙人惟永嘉九先生得登堂而餘皆私淑也吾鄉則高憲敏公童持之趙庶民皆在太學侍楊

氏洛學之來甬上自此始暨南渡而山東焦先生以避
地至亦伊川門下也憲敏輩以其所得其證明之其所
言多與楊氏合於是日益請業而吾鄉之洛學遂日盛
蓋嘗讀史忠定王集言先生以布衣入錢唐聲稱滿朝
丞相趙豐公方振洛學已起用和靖漢上諸老欲薦先
生力辭不可豐公至尊禮之已而先生來寓大函之麓
居人頗藉藉道先生家居必修容雖見妻子不少惰出
與物接動必中禮後生輩多遠之而習爲夷居之流者
甚且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已而漸有從之者望之儼
然卽之溫然則已心折及詳叩其議論則有大過人者

始皆願附講席而信豐公之譽爲不虛及先生歿而弟子遵其禮法如先生無恙時雖極貴顯者其容止莊敬衣冠端嚴人之見之不問皆知其爲先生弟子也吾聞沈簽判公兄弟先生之高弟也其事先生終日拱立以其學成有假借先生之喪心制三年無失禮及簽判爲後進師造次必稽孔孟之言是是非非無所曲從風裁甚峻諸生畏而服之蓋皆得之先生之教而諸生奉簽判亦一如其所以事先生者於是甬上之人益知以尊師爲先務而簽判之子端憲卒爲大儒嗚呼先生不應弓車之辟投閒海澨躬行實踐亦不輕著書以啓爭

端斯貞所謂有道君子鴻鵠乎其不可尚矣然攷朱子所紀程門學者雖以無所表見如唐謝輩莫不存其姓氏而先生獨闕焉甚至吾鄉志乘亦不知寓賢中有是人也豈識椎輪爲大輅之始甬上乾淳之盛孰非先生所首導哉吾觀大函之墟其山嶒屹以秀其水清越以長固應爲高人所託足自予得先生講堂重爲修治而學統攸歸不得僅以遺世之洞天目之而又東爲同谷習菴深寧東發三公之精舍也前有輝後有光矣焦先生名瑗公路其字

長春書院記

楊文靖公之在太學吾鄉士人從之者多而高氏兄弟五人與焉所造之大禮部侍郎少師憲敏公其渠也吾讀憲敏春秋集注其發明聖人褒貶義例遠過於胡文定公至今說春秋者以爲大宗其所集厚終禮則朱子多采用之是時有蔣處士季莊者隱居慈水力排王氏新學獨窮遺經不入城市憲敏每積所疑如千條則造訪之季莊不輕與人相接聞憲敏至倒屣迎之小廬促膝竟夕不倦憲敏告辭則季莊送之數里而遙論者交重之是時秦氏當國思陵臨太學憲敏講易之泰五峰疑焉貽書非之及秦梓守明州求婚於憲敏不得卒以

見忤罷官五峰始釋然蓋大儒之砥礪名節一步不苟而憲敏之無媿良友卽其所以得統師門者也吾鄉學派導源慶歷諸公至於伊洛世系則必自憲敏始而憲敏爲司業其時王氏之學雖替然尚有如陳公輔輩未能盡絕憲敏以其師說月與諸生發明之其有功於伊洛尤爲不淺高氏家居湖上其去長春門不半里故書院以之爲名至宋末而高氏子孫以爲功德道場諸志中所稱長春觀者是也及高氏子孫散處無復居湖上者觀又改而爲菴佛火經幢比邱相對曾謂以憲敏之講堂乃至於此嗟乎高氏在宋世衣冠最盛疏寮之詩

筆竹墅之圖畫至今皆有傳者然此特風流之鼓吹尚在可有可無之列憲敏之力肩正學百世之師也顧聽其蕪穢不治則何忍矣乃與同學諸公議仍改爲書院以奉憲敏之祀而配之以季莊庶幾諸生得爲講業之地焉

竹洲三先生書院記

竹洲在鄞西湖之南蓋十洲之一三先生者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闕以題之卽所稱真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

徵君亦授徒於忠定觀中於是端憲兄弟竝居湖上其時忠公方爲吾鄉監倉昕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耳乃以場木爲製船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相與出娛於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或同泛湖上忠公爲詩以紀之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披素裘我欲從之恐淹畱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著意修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來往倦則休是也方端憲遊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尚無恙相與極辨古今

以求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
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物成務
而後已則夫忠公之來所以商量舊學而證明新得當
不知其若何而惜乎無可攷也湖光宛然斯人之履絢
可作吾將溯源從之矣端憲之父簽判故程門私淑弟
子端憲則受陸文達公之傳而徵君師文安蓋其兄弟
分宗二陸宋史竟以端憲系之文安門下誤也端憲尤
睦於成公及其家居忠公又官於鄭切磋倍篤故沈氏
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夫以相府之巍
峩宸奎之焜耀而後世之流連而不能自己者乃在於

三先生之隱約是可知良貴之別有所在也然忠定能以綠野之堂爲諸賢永朝夕則書院之長存卽洞天之佳話矣先宮詹公之得竹洲也擬爲端憲築書院而未成其後竹洲屢易主而後歸於予乃遂事焉而記之

城南書院記

城南書院者袁正獻公之家塾也四先生之講堂慈湖書院建於宋文參政本心記之廣平書院建於元王尚書深寧記之正獻之書院亦建於宋而其記不傳惟沈端憲公無專塾明人始爲補立南山書院五百年以來三書院雖衰尚有存者而城南之址獨圮予旣遍舉先

賢故蹟乃訪其地而復之四先生之中長庚曉日最光顯於暮年者文元與正獻也而文元之教不如正獻之密蓋槐堂論學之宗旨以發明本心爲入門而非其全力正獻之言有曰學貴自得心明則本立是其入門也又曰深思而得之兢業而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多守前說以爲究竟是以稍有所見卽以爲道在是而一往蹈空流於狂禪以文元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豈謂於操持之功有闕而其教多以明心爲言蓋有見於當時學者陷溺於功利沈錮於詞章極重難返之勢必以提省爲要故其說偏重而不自知其疏豈意諸弟子

輩不善用之反謂其師嘗大悟幾十小悟幾十泛濫洋溢直如異端而并文元之學而誣之可爲浩歎者也使其如正獻之教寧有是乎正獻之奉祠而歸日從事於著書或請少閒則曰吾以之爲笙鏞管磬不知其勞其答文靖諸子書惄惄以多識前言往行豈非與建安之教相脗合乎且夫有宋以來大儒林立其子弟能守其緒言者甚多而再世竝爲大儒則不槩見蓋前惟武夷胡氏籍溪致堂五峯茆堂連枝接葉以大文定之傳其後惟袁氏實生正肅冠冕一時黃提刑東發最主閩學至於正肅以爲晚宋無先之者則書院之建也微特非

袁氏之學統所得而私抑豈吾鄉之學統所得私哉城南之址蓋始於慶歷中正議樓公之講堂當時學者稱爲城南先生及正議遷居城內西湖正獻之高祖光祿以高弟講學其地遂世居焉正獻三子正肅遷居城內鑒橋而其餘仍在城南至今猶有存者書院旣成卽使袁氏後人司之

碧沚楊文元公書院記

淳熙四先生而吾鄴得其三沈端憲公自其父簽判已遷鄞楊文元公則鄞產而遷慈者實與袁正獻公鼎立四先生之門牆皆極盛而文元最高年故道尤廣學宮

中有自署慈湖肄業諸生者暨其身後慶元府學尚羣聚焉先公嘗欲置書院於鄞以復當年肄業之盛且以志文元發祥之地初擬在三江之口文元之故宅也顧其地囂不如碧沚之清勝文元暮年所開講也文元之學先儒論之多矣或疑發明本心陸氏但以爲入門而文元遂以爲究竟故文元爲陸氏功臣而失其傳者亦自之愚以爲未盡然夫論人之學當觀其行不徒以其言文元之齊明嚴恪其生平踐履蓋凍水橫渠一輩人曰誠曰明曰孝弟曰忠信聖學之全無以加矣特以當時學者沈溺於章句之學而不知所以自拔故爲本心

之說以提醒之蓋誠欲導其迷途而使之悟而非謂此一悟之外更無餘事也而不善學者乃憑此虛空之知覺欲以浴沂風雩之天機屏當一切嗟乎是豈文元之究竟哉然則登斯堂也能知文元所以立教之故而弗誤用之以貽儒苑之譏則於學者有厚望焉文元之講學於碧沚以史氏也先是史忠定王館端憲於竹洲又延文元於碧沚袁正獻公時亦來預湖上四橋遊人如雲而木鐸之聲相聞忠定旣逝端憲正獻亦下世忠定之孫子仁不滿其叔彌遠所爲退居湖上復請文元講學故其居碧沚也甚久文元之對穆陵曰臣平日所以

教彌遠者不如此彌遠之置其君如奕棋穆陵爲之失色次日彌遠奏曰臣師素有心疾乞放歸田此事行狀不敢載故宋史亦失焉子仁受文元之教終身不應召命碧沚牙籤最富文元因思修羣書以正邪說未就而卒嗚呼文元之學統非吾湖上所得私而要其流風餘韻之在湖上者則後人所當敬止也竹洲在南碧沚在北其亦思宮牆之弗墜焉耳矣

同谷三先生書院記

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爲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

則兼取其長而又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
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吾鄉前輩於三家之學
竝有傳者而陸學最先楊袁舒沈江右弟子莫之或京
楊袁尤多昌明之功顧其大弟子自袁正肅公而外陳
侍郎習菴其最也嗣是則王尚書深寧獨得呂學之大
宗或曰深寧之學得之王氏摯徐氏鳳王徐得之西山
真氏實自詹公元善之門而又頗疑呂學未免和光同
塵之失則子之推爲呂氏世嫡也何歟曰深寧論學蓋
亦兼取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况深寧少師
迂齋則固明招之傳也朱學則巴陵楊氏之傳授之史

公蒙卿而黃提刑東發又別得之遺書中當是時甬句
學者鼎擣角立雨戴笠宵續燈互相過從以資攻錯書
帶之草異苔同岑其亦盛哉城東之四十里有同谷山
其麓有寶幢河左枕大函右股太白水木明瑟四明東
道之絕勝也習菴世居於此而深寧先壟在焉故其卒
也卽葬於此東發亦嘗避地其間踰二百年而爲先侍
郎之賜塋是以予家父子兄弟多讀書山中者先世有
草堂三曰瞻雲館曰來鶴莊曰阿育王山房今惟瞻雲
無恙先公嘗於其中翦紙爲三先生神位令予祀之予
因請改作三先生書院配之以先侍郎而以其餘爲學

舍古之學者必釋奠於其鄉之先師予家父子之爲此亦猶行古之道也嗚呼自科舉之學行而吾鄉之佔畢咿唔者不復知有高曾之規矩矣空山野火瓣香宛在雖不能至然心竊向往之予讀清容居士集習菴再世而後不復居同谷所謂觀聚堂尊明亭諸址已無可攷今山下陳氏非其本支也深寧神道亦蕪讀遂初老人之賦可爲三歎而東發寓亭之圯久矣春木之菴承學者其勉之哉

石坡書院記

慈湖弟子遍於大江以南宋史舉其都講爲融堂錢氏

予嘗攷之特以其著述耳若其最能昌明師門之緒者
莫如鄭之正肅袁公蒙齋侍郎陳公習菴及慈之寶章
桂公石坡顧袁陳以名位著而桂稍晦今慈湖東山之
麓有石坡書院卽當年所講學也桂氏自石坡以後世
守慈湖家法明初尚有如容齋之敦朴長史之深醇古
香之精博文修之伉直聲聞不墜至今六百餘年猶有
奉慈湖之祀香火可爲遠矣乾隆改元其子姓謀重新
書院而先問記於予石坡講學之語皆本師說曰明誠
曰孝弟曰顏子四勿曰曾子三省其言朴質無華葉蓋
以躬行爲務非徒從事於口耳故其生平踐履大類慈

湖宋史言慈湖簿富陽日講論語孝經民遂無訟石坡
尉餘干民之聞教者恥爲不善慈湖守溫州力行周官
任卹之教豪富爭勸勉石坡在南康感化騎軍知以衛
民爲務慈湖以忤史氏累召不出石坡方嚮用力辭史
氏之招丐祠終老方石坡之官平江也朱侍郎任知府
事征輸鹽課急迫牽連拘繫甚繁石坡力言其無辜爲
請寬不得乃挾行牀至獄中願與所拘繫者同處侍郎
不得已縱遣之論者以爲石坡不媿其師而侍郎有歎
其父其所請絕虧選將諸奏俱名言也嗚呼慈湖之心
學苟非驗之躬行誠無以審其實得焉與否今觀石坡

之造詣有爲有守豈非眞儒也哉石坡晚年最稱耆壽東浙推爲楊門碩果竝於蒙齋習菴蓋其道之尊如此桂氏子孫勉之哉慈湖之一綫寄於是堂其勿替此家風也

杜洲六先生書院記

慈溪縣鳴鶴鄉者杜洲童先生居易家焉慈湖世嫡弟子石坡桂氏而外卽推童氏累代不替諸家學錄中所未有也書院之置則先生之孫副尉金始肇造之而得朝命於其子桂嘉興顧嵩之吾鄞孫元蒙俱來爲山長其時甬上書院多設山長者而以杜洲爲最盛有先聖

碑亭有杏壇有禮殿有講堂有六齋曰志道曰尚德曰復禮曰守約曰慎獨曰養浩其中爲慈湖祠旁爲六先生祠有書庫有祭器門廊庖湦悉畢備有田租以資學者蓋彷彿四大書院之規制而爲之其意良厚矣六先生者首杜洲次松簷蓋杜洲子鍾也次懋山曹山長漢炎則杜洲之徒最稱耆宿曾掌慈湖書院者也次東發黃提刑則及與杜洲講道者也次草堂嚴高士畏亦杜洲之徒也次聲伯松簷弟鋐也曹黃嚴三氏其居皆在鳴鶴鄉中當日聚處於講堂最多故竝祀之嗚呼鳴鶴鄉固虞氏之居也都尉呑三爻以紹孟氏之易河閒

穹天之論皆出於此而唐以後爲魚鹽斥鹵之區風流
已渺自慈湖之教及之杜洲一門實爲首倡而躬行君子
駢集其間其後東發又挺生焉何其盛也有明既輟
山長之命中葉以後始漸廢今諸童衰甚吾友鄭性謀
復興之而問記於予是固墜繙之所當亟舉者也雖然
慈湖之學宗陸東發之學宗朱門戶截然故日鈔中頗
不以心學爲是由今攷之則東發蓋嘗預杜洲之講會
而其後別爲一家者也夫門戶之病最足錮人聖賢所
重在實踐不在詞說故東發雖詆心學而所上史館劄
子未嘗不服慈湖爲已之功然則杜洲祠祭其仍推東

發者蓋亦以爲他山之石是可以見前輩之異而同也
彼其分軍別轍徒嘵嘵於頰舌者其無當於學也明矣
爰并附記之於末

翁洲書院記

應參政葺芷由昌國遷鄞其貴也建翁洲書院於故居
以興起後進穆陵賜御書以榜之元時以昌國爲州書
院置山長參政之孫全軒領之因祀葺芷於中而以其
子蘭坡附焉其後又增祀全軒詳見應奎翁碑記中明
時以倭難廢昌國隸定海書院亦圯今昌國復置縣改
定海曰鎮海而以昌國稱定海於是復立翁洲書院奎

翁曰翁洲爲海外諸番所觀聽使爲彼之徒推其尊禮
仙佛之念而知尊孔子之道廓其求聞清淨寂滅之念
而返諸六籍之學則其有補於聖教者固非淺也至翁
之言至矣予更何以益之但攷穆陵之時甬東書院實
與翁洲並置甬東由於安晚其與葺芷皆迂齋之徒也
故二公並以文章名全軒亦熟於典故原夫書院之立
將使學者從事於其本先立德而後立言則昌國之先
師當更自葺芷而上之吾聞宋開禧中徐都曹恭先者
昌國人也其任福建提舉勘定黃勇之難所至莅事精
勤而操守介潔出其緒餘爲文詞亦超出流輩蓋都曹

受業袁正獻公之門爲高弟蒙齋昆友俱推服之故其學爲有本而同里有許布衣止齋受業楊文元公終身不仕以孝義倡鄉間累徵不赴然則昌國之先師其當推二公也審矣諸生幸生文明之世誠能從事其本如二公之得統於儒林而又以應氏多聞多見之功潤色之有德有言且將升聖人之堂寧僅爲海外之倡而已也方徐許二公之講學也從者如雲翁洲之東爲岱山亦嘗置書院焉今聖學之光被遍於海隅日出莫不興起吾知諸故跡之皆可復也都曹名愿布衣名孚其時昌國儒者尚有朱進士介魏布衣槩皆爲楊袁之學者

亦應得附祀

甬東靜清書院記

有元儒林世系魯齋白雲專主朱學靜修頗祖康節草廬兼主文安其足以輔翼一許者吾鄉程敬叔兄弟最醇魯齋得之江漢趙氏白雲得之仁山而敬叔兄弟得之靜清史先生先是吾鄉學者楊袁之徒極盛史氏之賢喆如忠宣公文靖公獨善先生和旨先生鴻禧君饒州君皆楊袁門下傑然者也靜清爲獨善孫始由巴陵楊氏以溯朱學當時隻輪孤翼莫之應和而黃提刑東發出焉遂稍稍盛朱學之行於吾鄉也自靜清始其功

大矣江漢仁山皆已俎豆澤宮而靜清莫有擷溪毛以
問之者後死之於斯文能無媿色乃卽雨東書院故址
特建靜清栗主而以敬叔兄弟附焉其再傳之徒如蔣
敬之樂仲本鄭以道輩亦附焉吾讀清容所作靜清墓
志於其易代大節言之已悉而學統所在不甚了了清
容文士其於儒苑叢真宜其在所忽也然清容言靜清
嘗與深寧說經每好奇以是多與深寧不合則又可知
靜清雖宗主朱學而其獨探微言正非墨守集傳章句
或問諸書以爲苟同者正如東發亦宗朱學而其於先
後天圖說攻之甚力蓋必如是而始爲碩儒不善學者

但據一先生之言窮老盡氣不敢少異而未嘗顧其心
之安否是爲有信而無疑學問之道未之有也清容以
爲好奇是尤不知靜清者也甬東獨善坊之有書院始
於鄭相國安晚以祀其師迂齋樓公且行鄉飲酒禮焉
其後爲栖心寺僧并其址敬叔之父靖齋乃移之史氏
所居之旁而上祀先聖焉詳見郭嘉所爲記鄭氏之衰
鞠爲蔬圃至是始訪而復之予謂迂齋亦東萊之門人
也然安晚之所以祀之者特以文耳先聖之像明時已
移入學宮故主是院者莫如靜清而於後堂仍祀迂齋
以無忘安晚尊師之舊也

澤山書院記

東發先生本貫定海其後徙於慈溪晚年自官歸復居定海靈緒鄉之澤山榜其門曰澤山行館其室曰歸來之廬已而僑寓鄞之南湖已而遷寓桓溪自署杖錫山居士已而又避地同谷然先生歿後其子孫多居澤山者蓋先生慈溪舊宅在鳴鶴鄉之古窯其去澤山甚近故也澤山本名櫟山先生始改名焉元至正中學者建澤山書院以祀之其去行館十里不久而燬黃氏後人禮之復建焉今廢矣日鈔舊槧藏於院中亦不復存予謂當復行館之址而以澤山書院名之以從先生之舊

定海諸公皆以爲然請予記之先生講堂在山南望江
阻海環植松菊最稱一方之勝王翔龍詩所云高風河
影動斜月竹身寒潮海秋聲澗山林客夢安是也然其
爲定海重不在此朱微公之學統累傳至雙峰北溪諸
子流入訓詁一派迨至咸淳而後北山魯齋仁山起於
婺先生起於明所造博大精深徽公辨香爲之重振婺
學出於長樂黃氏建安之心法所歸其淵源固極盛先
生則獨得之遺籍默識而冥搜其功夫巨試讀其目鈔
諸經說閒或不盡主建安舊講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
止斯其所以爲功臣也西山爲建安大宗先生獨深惜

其晚節之玷其嚴密如此婺學由白雲以傳潛溪諸公
以文章著故倍發揚其師說先生獨與其子弟唱歎於
海隅傳之者少遂稍闇淡予嘗謂婺中四先生從祀而
獨遺東發儒林之月旦有未當者抑不獨從祀之典有
關宋史儒林所作傳本之刻源墓表其於先生之學無
所發明清容則但稱先生之清節嗚呼聖人所以歎知
德之鮮也先生之祀於慈在杜洲六先生書院中其祀
於鄞則予所建同谷三先生書院中澤山之祀乃其專
席故詳其學之有功於聖門者先生之子皆醇儒嘗附
表之嗚呼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吾願過斯堂者其勿自

棄也

橫溪南山書院記

東錢湖之所自出爲橫溪金峩大梅諸山臨之四明南七十峰之門戶也明初黃孟清僉事愛其地因築南山書院以開講焉學者稱僉事爲南山先生蓋以此也其後蛟川爲沈端憲公置書院於崇邱亦曰南山故鄞人以橫溪別之先生之講學敦朴而厚重恪守前人之緒言其時諸儒風氣大率如此河北則敬軒三原江右則康齋制行持論皆相似先生所尤推服者爲敬軒而世亦多以敬軒與先生並舉吾鄉之學朱陸二派竝行而

明初如桂王傳清溪烏高士春風向獻縣遵博皆出寶
峰趙氏之傳宗主慈湖先生始爲朱學蓋果齋東發而
後世嫡也然先生係吾鄉朱學大宗而其經書補注多
有不合至於大學古本以及格物之義則實開新建之
先以是知人心之各有所見而所以爲朱學之羽翼者
正不在苟同也吾嘗笑近世之自署爲朱學者迂疏陳
腐但欲奉章句傳注而墨守之不敢一字出於其外以
是爲弗畔銅其神明塞其知覺而朱學反自此而晦蓋
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之功一切廢之朱學豈其然乎
曷亦觀或問語錄文集之諄諄蓋有甫越信宿而別多

折衷者故吾鄉朱學三家宋則果齋東發明則先生宗
朱而不盡合於朱儒自今世之迂疏陳腐者觀之殆將
反以爲信道之不篤也已先生生平涉歷之詳具於其
傳予又嘗爲之序其遺集不復備錄但約其講學之大
畧記之先生之後人今甚微書院亦叢廢不治予將爲
重新之而刻其著述之幸存者庶吾鄉之學者猶知有
儒林之典型也

城北鏡川書院記

楊文懿公鏡川里第在城南蓋鏡川者仲夏諸流之所
會也書院何以在城北則公子麟洲侍郎聞其父累疏

乞休故建此以待公之歸公卒於京不及開講其中而
吾鄉學人向嘗受業於公者仍聚業於此故其齋舍弗
替及明季而圯又百年而予表之明初甫上學派首推
黃僉事孟清而楊氏自文懿公大父栖芸先生卽與僉
事講學至公而始大其學頗類吳草廬兼收朱張呂陸
之長不墨守一家要其胸中精思深造以求自得不隨
聲依響以爲苟同至其所著諸經私鈔吐棄先儒箋疏
則於草廬更過之蓋公但質諸心之所安固非好奇以
眩俗也然當洪宣以後科舉之錮人已深聞公之說少
可多怪故王文恪公之誄公曰聖亡經在異說紛兮阨

秦造漢離多門兮商詩瞿易授受親兮黨同矜異傳說
真兮遺言奧旨不尚存兮唐有啖趙宋孫石兮抱經刻
傳挺見特兮逮乎伊洛義轉精兮紫陽承之集厥成兮
設科置學爲世程兮父傳子受莫知其端兮雖有異說
莫敢干兮於文懿公生已後兮周漢唐宋得通究兮聖
經浩浩如天淵兮家鑽人淳庶或全兮瑰詞微義日星
陳兮蹈常玩故駭厥新兮章甫資越衆排斥而不信兮
不信何傷益自珍兮嗟我何知乃得師兮謂公自信當
弗疑兮太羹玄酒所貴希兮豈不或過志亦奇兮後千
萬年來者誰兮文恪爲公門下其詞如此蓋亦非能深

知公者若泰泉則力詆之矣嗚呼何其固也予後公生三百餘年卽公之家求公之書殘斷十九僅得其毛詩尚書大學中庸十數卷慨然如得羽陽未央之片瓦因歎公之緒言世無知者南雷黃聘君作學案稱極博竟不爲公立傳明史儒林多取學案故於公亦闕良可惜也公之雄文滿館閣直節在講筵清德垂里社子弟稟承家學俱爲名臣不待予之多言獨記其理學之大者

槎湖書院記

有明正嘉之交陽明甘泉之學盛行二家雖微有不同然其要歸則相近學者不走姚江卽向增城其中岸然

不阿者泰和羅文莊公高陵呂文簡公浚渠崔文敏公
甬川張文定公四人文定爲鄭產尤姚江聲氣之所急
嘗苦口折難而卒不肯少變其說故當時鄞人自黃侍
郎致齋萬都督鹿園外鮮著錄於姚江者則文定實持
之吾觀陽明之學足以振章句訓詁之支離不可謂非
救弊之良藥也然而漸遠漸失遂有墮於狂禪而不返
無乃徒特其虛空知覺而寡躬行之定力耶夫陽明之
所重者行也而其流弊乃相反彼其所謂誠意者安在
耶蓋其所頓悟者原非真知則一折而蕩然矣是陽明
之救弊卽其門人所以啓弊者也文定以爲學必先知

而後行至行愈熟則知愈精原未嘗相離而特不可謂行先於知此其說最平蓋陽明才高容或其言失之偏者而以言所養則文定之沈沈者不可尚也嗚呼吾鄉自宋元以來號爲鄒魯予修舉諸先師故址始於大隱石臺訖於槎湖說者以爲臯比已冷帶草已枯雖有好事徒然而已豈知當諸先師之灌灌也吾鄉立德立功立言之士出其中者蓋十之九山川之鍾秀隨乎儒苑不可謂函丈之中無權也槎湖歿後吾鄉之講堂漸替而人物亦驟衰隆萬諸公大半爲鄉袞所銅黨論所排富貴之溺人如此然則世之以講學爲迂而無預於實

用者弗之思耳槎湖者文定之故居也在鄞之西其去
楊文懿公鏡川蓋不十里

甬上證人書院記

證人書院一席蕺山先生越中所開講也吾鄉何以亦
有之蓋梨洲先生以蕺山之徒申其師說其在吾鄉從
游者日就講因亦以證人名之書院在城西之管村萬
氏之別業也先生當日講學頗多疑議之者雖平湖陸
清獻公尚不免不知自明中葉以後講學之風已爲極
敝高談性命直入禪障東書不觀其稍平者則爲學究
皆無根之徒耳先生始謂學必原本於經術而後不爲

蹈虛必證明於史籍而後足以應務元元本本可據可依前此講堂銅疾爲之一變其論王劉兩家謂皆因時風衆勢以立教陽明當建安格物之學大壞無以救章句訓詁之支離故以良知之說倡率一時乃曾未百年陽明之學亦復大壞無以絕葱嶺異端之夾雜故蕺山證人之教出焉陽明聖門之狂蕺山聖門之狷其評至允百世不可易也然先生之學極博其於象緯圖數無所不工以至二氏之藏亦披抉殆盡淺學之徒遂有妄詆以駁雜者不知先生格物務極其至要其歸宿一衷以聖人之旨醇如也夫學必於廣大之中求精微倘以

固陋之胸自夸擊盡疵類何足道哉平生流離顚沛爲
孤子爲遺臣始終一節一飯不忘君父晚年名德歸然
翹車所不能致遂爲前代之完人其爲躬行又何歎焉
先生講學於語溪於海昌於會稽然嘗謂光明俊偉之
士莫多於吾鄉故著錄之中有獨契而吾鄉自隆萬以
後人物稍衰自先生之陶冶遂大振至今吾鄉後輩其
知從事於有本之學蓋自先生導之萬君承勳先生之
孫婿也請予爲書院作記謹述其大畧以歸之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六終

鮚埼亭集外編卷十七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二

天一閣藏書記

南雷黃先生記天一閣書目自數生平所見四庫落落
如賓諸掌予更何以益之但是閣肇始於明嘉靖閒而
閣中之書不自嘉靖始固城西豐氏萬卷樓舊物也豐
氏爲清敏公之裔吾鄉南宋四姓之一而名德以豐爲
最清敏之子安常安常子治監倉揚州死於金難高
錫以恩卹治子誼官吏部以文名誼子有俊以講學與

象山慈湖最相善亦官吏部有俊子雲昭官廣西經畧
雲昭子稌子昌傳並以學行爲時師表而雲昭羣從
曰芑曰蕡皆有名蓋萬卷樓之儲實自元祐以來啓之
自吏部以後遷居紹興其後至庚午遷居奉化庚子茂
四遷居定海茂孫寅初明建文中官教諭寅初子慶曉
念先疇欲歸葬父於鄞而歲久其祖塋無知者旁皇甬
上或告之曰城西大卿橋以南紫清觀吉地也慶乃卜
之遇豐之革私自喜曰符吾姓矣是日適讀元延祐四
明志云紫清觀者宋豐尚書故園也慶大喜卽呈於官
請贖之并爲訪觀中舊籍得其附觀圃地三十餘畝爲

隣近所據者盡清出之遂葬其親而以其餘治宅慶喜
三百年故居之無恙也作十咏以志之而於是元祐以
來之圖書由甬上而紹興而奉化而定海者復歸甬上
慶官河南布政慶子耘官教授耘子熙官學士卽以諫
大禮拜杖遺成者也豐氏自清敏後代有聞人故其聚
書之多亦莫與比迨熙子道生晚得心疾潦倒於書淫
墨癖之中喪失其家殆盡而樓上之書凡宋槧與寫本
爲門生輩羈去者幾十之六其後又遭大火所存無幾
范侍郎欽素好購書先時嘗從道生鈔書且求其作藏
書記至是以其幸存之餘歸於是閣又稍從弇州互鈔

以增益之雖未能復豐氏之舊然亦雄視浙東焉初道
生自以家有儲書故謬作河圖石本魯詩石本大學石
本則以爲清敏得之祕府謬作朝鮮尚書日本尚書則
以爲慶得之譯館貽笑儒林欺罔後學皆此數萬卷書
爲之厲也然則讀書而不善反不如專已守陋之徒尚
可帖然相安於無事吾每登是閣披覽之餘不禁重有
感也吾聞侍郎二子方析產時以爲書不可分乃別出
萬金欲書者愛書否則愛金其次子欣然受金而去今
金已盡而書尚存其優劣何如也自易代以來亦稍有
闕佚然猶存其十之八四方好事時來借鈔閩人林信

嘗見其目而嫌其不博不知是固豐氏之餘耳且以吾所聞林佶之博亦僅矣

臨川李侍郎穆堂云吉人益會見其同里連江陳氏書目故爲

此大言

二老閣藏書記

太冲先生最喜收書其搜羅大江以南諸家殆徧所得最多者前則淡生堂祁氏後則傳是樓徐氏然未及編次爲目也垂老遭大水卷軸盡壞身後一火失去大半吾友鄭丈南溪理而出之其散亂者復整其破損者復完尚可得三萬卷而如薛居正五代史乃天壤間罕遇者已失去可惜也鄭氏自平子先生以來家藏亦及其

半南溪乃於所居之旁築二老閣以貯之二老閣者尊
府君高州之命也高州以平子先生爲父以太沖先生
爲師因念當年二老交契之厚也遺言欲爲閣以竝祀
之南溪自遊五嶽還閩始成因貯書於其下予過之再
拜歎曰太沖先生之書非僅以夸博物示多藏也有明
以來學術大壞談性命者迂疏無當窮數學者詭誕不
精言淹雅者貽譏雜醜攻文詞者不諳古今自先生合
理義象數名物而一之又合理學氣節文章而一之使
學者曉然於九流百家之可以返于一貫故先生之藏
書先生之學術所寄也試歷觀先生之學案經說史錄

文海睢陽湯文正公以爲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
良自不誣末學不知漫思疵瑕所謂蚍蜉撼大樹者也
古人記藏書者不過以蓄書不讀爲戒而先生之語學
者謂當以書明心不可玩物喪志是則藏書之至教也
先生講學徧于大江之南而辨香所注莫如吾鄉嘗歷
數高弟以爲陳夔獻萬充宗陳同亮之經術王文三萬
公擇之名理張旦復董吳仲之躬行萬季野之史學與
高州之文章惓惓不置南溪登斯閣也先生之薪火臨
焉平子先生以來之手澤在焉是雖殘編斷簡其尚在
所珍惜也況未見之書累累乎昔者浦江鄭氏世奉潛

溪之祀君子以爲美談今後鄭猶先鄭也而更能收拾其遺書師傳家學倍有光矣書目旣成爰爲之記

藜書樓記

揚州自古以來所稱聲色歌吹之區其人不肯親書卷而近日尤甚吾友馬氏嶮谷半查兄弟橫厲其間其居之南有小靈瓏山館園亭明瑟而巋然高出者藜書樓也遊疊十萬餘卷予南北往還道由此閒苟有宿留未嘗不借其書而嶮谷相見寒暄之外必問近來得未見之書幾何其有聞而未得者幾何隨予所答輒記其目或借鈔或轉購窮年兀兀不以爲疲其得異書則必出

以示予席上滿斟碧山朱氏銀槎侑以佳果得予論定一語卽浮白相向方予官於京師從館中得見永樂大典萬冊驚喜貽書告之半查卽來問寫人當得多少其值若干從臾予甚銳予甫爲鈔宋人周禮諸種而遽罷官歸途過之則屬予鈔天一閣所藏遺籍蓋其嗜書之篤如此百年以來海內聚書之有名者崑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馬氏昆弟所有幾幾過之蓋諸老網羅之日其去兵火未久山巖石室容有伏而未見者至今日而文明日啓編帙日出特患遇之者非其好或好之者無其力耳馬氏昆弟有其力投其好值

其時斯其所以日廓也聚書之難莫如讐校嶺谷於樓上兩頭各置一案以丹鉛爲商榷中宵風雨互相引申眞如邢子才思誤書爲適者珠簾十里簫鼓不至夜分不息而雙鐙炯炯時聞雜誦樓下過者多竊笑之以故其書精核更無譌本而架閣之沈沈者遂盡收之腹中矣半查語予欲重編其書目而稍附以所見蓋仿昭德直齋二家之例子謂鄱陽馬氏之攷經籍專資二家而附益之黃氏千頃樓書目亦屬明史藝文志底本則是目也得與石渠天祿相津逮不僅大江南北之文獻已也馬氏昆弟其勉之矣

小山堂藏書記

近日浙中聚書之富必以仁和趙徵君谷林爲最予嘗稱之以爲尊先人希弁當宋之季接踵昭德流風其未替耶而吳君繡谷以爲希弁遠矣谷林太孺人朱氏山陰襄敏尚書之女孫而祁氏甥也當其爲女子時嘗道隨中表姑湘君輩讀曠園書旣歸於趙時時舉梅里書籤之盛以勸諸子故谷林兄弟藏書確有淵源而世莫知也予乃笑曰然則宅相之澤亦可歷數世耶何惑乎儒林之必遡其譜系耶繡谷曰然嗚呼曠園之書其精華歸於南雷其奇零歸於石門南雷一火一水其存者

歸於鶴浦鄭氏而石門則摧毀殆盡矣予過梅里未嘗不歎風流之歇絕也谷林以三十年之力爬梳書庫突起而與齊不可謂之非健者已谷林之聚書其鑒別既精而有弟辰垣好事一如其兄有子誠夫好事甚於其父每聞一異書輒神飛色動不致之不止其所蓄書聯茵接屋凡書賣自若上至聞小山堂來取書相戒無得畱書過夕恐如齊文襄之待祖珽也每有所得則致之太孺人更番迭進以爲嬉笑嗚呼白華之養充以書帶之映是天倫之樂所稀也予之初入京師也家藏宋槧四明開慶寶慶二志蓋世間所絕無而爲人所竊歸於

有力者之手杭君董浦聞之爲告谷林亟以兼金四十
錠贖歸仍鈔副墨以貽予及予歸谷林但取近年所得
地志示予其自明成化以前者已及千種而予家宋槧
裒然首列予不禁爲之撫然谷林以予之登是堂也屢
堂中之書大半皆予所及見也請爲之記乃爲之題於
堂之北墉

雙韭山房藏書記

予家自先侍郎公藏書大半鈔之城西豐氏其直永陵
講筵賜書亦多所稱阿育王山房藏本者也侍郎身後
書卷法物玩器多歸於宗人公之手以其爲長子也先

和州公僅得其十之一而宗人子孫最無聊再傳後盡以遺書爲故紙權其斤兩而賣之雖先集亦與焉遂蕩然無一存者先宮詹公平淡齋亦多書其諸孫各分而有之遂難復集和州春雲軒之書一傳爲先應山公再傳爲先曾王父兄弟日積月累幾復阿育王山房之舊而國難作盡室避之山中藏書多難挈以行畱貯里第則爲營將所踞方突入時見有巨庫以爲貨也發視則皆古書大怒付之一炬於是予家遂無書難定先贈公授徒山中稍稍以東脩之入購書其力未能購者或手鈔之先君偕仲父之少也先贈公卽以鈔書作字課已

而予能舉楮墨先君亦課以鈔書嘗謂予曰凡鈔書者必不能以書名吾家自侍郎公以來無不能書而今以鈔書荒遠廢業矣予至今檢點手澤未嘗不歎遺言之在耳也但吾鄉諸世家遭喪亂後書籤無不散亡祇范氏天一閣幸得無恙而吾家以三世研田之力得復擁五萬卷之儲胥其亦幸矣雙韭山房者亦先侍郎之別業在大雷諸峰中今已摧毀而先贈公取以顏其齋者也自予出遊頗復鈔之諸藏書家漸有增益而於館中見永樂大典萬冊驚喜欲於其中鈔所未見之書吾友馬嶼谷趙谷林皆許以貲爲助所鈔僅數種而予左降

出館矣昔鄭漁仲修通志欲於館中借書卒不果良會之難洵可惜也卽以十年來所接其爲夢寐所需而終以高價之莫副付之雲烟之過眼者不知其幾何也爰輯目前所有之部居而爲之記

天一閣碑目記

天一閣書目所載者祇雕本寫本耳予之登是閣者最數其架之塵封衫袖所拂拭者多矣獨有一架范氏子弟未嘗發視詢之乃碑也是閣之書明時無人過而問者康熙初黃先生大冲始破例登之於是崑山徐尚書健菴聞而來鈔其後登斯閣者萬徵君季野又其後則

馮處士南畊而海寧陳詹事廣陵纂賦彙亦嘗求之閣中然皆不及碑至于乃清而出之其拓本皆散亂未及裝爲軸如棼絲之難理予訂之爲目一通附於其書目之後金石之學別爲一家古人之嗜之者謂其殘編斷簡亦有足以補史氏之闕故宋之歐劉曾趙洪王著書哀然而成都碑目一府之金石耳尚登於宋志近則顧先生亭林朱先生竹垞尤其最也年運而往山顚水澨之碑半與高岸深谷消沈剝落幸而完者或爲市利之徒礲其石而市之於人則好事者之收弄良不可以不亟也范侍郎之喜金石蓋亦豐氏之餘風但豐氏萬卷

樓石刻有爲世閒所絕無者如唐祕書賀公章草孝經
千文是也而今不可復見惜矣侍郎所得雖少遜然手
自題籤精細詳審并記其所得之歲月其風韻如此且
豐氏一習古篆隸之文卽欣然技癢僞作邯鄲淳輩文
字以欺世侍郎則有清鑒而無妄作是其勝豐氏者也
閣之初建也鑿一池於其下環植竹木然尚未署名也
及搜碑版忽得吳道士龍虎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
公所書而有記於其陰大喜以爲適與是閣鑿池之意
相合因卽移以名閣惜乎鼠傷蟲蝕幾十之五吾聞亭
林先生之出遊也窮村絕谷皆求碑碣而觀之竹垞亦

然今不煩搜索坐擁古歡而乃聽其日漚月腐於封閉之中良可惜也予方放廢湖山無以消日力挾筆研來閣中檢閱款識偶有所記亦足慰孤另焉而友人錢唐丁敬身精於金石之學者也聞而喜亟令予卒業乃先爲記以貽之

鈔永樂大典記

明成祖勅胡廣解縉王洪等纂修永樂大典以姚廣孝監其事始於元年之秋成於六年之冬計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卷凡例目錄六十卷冠以御製文序定爲萬二千冊廣孝奉詔再爲之序其時公車徵召之士自纂

修以至繕寫幾三千人縑流羽士亦多預者書成選能詩古文詞及說書者二百人充試吏部拔其尤者三十人授官其餘亦有注籍選人者方是書初上詔名文獻大成後改焉孝宗最好讀書召對廷臣之暇卽置是書案上嘉靖四十一年禁中失火世宗亟命救出此書幸未被焚遂詔閣臣徐階照式撫鈔一部當時書手一百八十每日鈔三紙一紙三十行二十八字至隆慶改元始畢崇禎時劉若愚著勺中志已言是書不知今貯何所是其書在有明二百餘年以來賴世廟得如卿雲之一見而總未嘗入著述家之目豎我

世祖章皇帝萬幾之餘嘗以是書充覽乃知其正本尚在乾清宮中顧莫能得見者及

聖祖仁皇帝實錄成詞臣屏當

皇史宬書架則副本在焉因移貯翰林院然終無過而問之者前侍郎臨川李公在書局始借觀之於是予亦得寓目焉其例乃用洪武四聲韻分部以一字爲綱卽取十三經廿一史諸子百家無不類而列之所謂因韻以統字因字以繫事者也而皆直取全文未嘗擅減片語夫偶舉一事卽欲貫穿前古後今書籍斯原屬事勢所必不能而大典輯看并包不遺餘力雖其間不無汗

漫陵雜之失然神魄亦大矣蓋嘗聞諸儒商榷凡例初
多參辰王偁笑曰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功於縮桶都料
耶則凡例益取偁手也若一切所引書皆出文淵閣儲
藏本自萬歷重修書目已僅有十之一繼之以流寇之
火益不可問聞康熙閒崑山徐尚書健菴以修一統志
言於

朝請權發閣中書資攷校寥寥無幾則是書之存乃斯
文未喪一碩果也因與公定爲課取所流傳於世者槩
置之卽近世所無而不關大義者亦不錄但鈔其所欲
見而不可得者而別其例之大者爲五其一爲經諸解

經之集大成者莫如房審權之易衛湜王與之之二禮
此外莫有仿之者今使取大典所有稍爲和齊而斟酌
則諸經皆可成也其一爲史自唐以後六史篇目雖多
文獻不足今采其稗野之作金石之記皆足以資攷索
其一爲志乘宋元圖經舊本近日存者寥寥明中葉以
後所編則皆未見古人之書而妄爲之今求之大典釐
然具在其一爲氏族世家系表而後莫若夾漈通畧然
亦得其大槩而已未若此書之該備也其一爲藝文東
萊文鑑不及南渡遺集之散亡者大典得十九焉其餘
偏端細目信手薈萃或可以補人間之缺本或可以正

後世之僞書則信乎取精多而用物宏不可謂非宇宙
間之鴻寶也會逢

今上纂修三禮予始語總裁桐城方公鈔其三禮之不
傳者惜乎其闕失幾二千冊予嘗欲奏之

今上發宮中正本以補足之而未遂也夫求儲藏於祕
府更番迭易往復維艱而吾輩力不能多畜寫官自從
事於是書每日夜漏三下而寢可盡二十卷而以所簽
分令四人鈔之或至浹旬未畢則欲卒業於此非易事
也然以是書之沈屈忽得人讀之不必問其卒業與否
要足爲之吐氣嗟乎溫公通鑑之成能讀之至竟者祇

王益柔一人其餘未及一卷卽欠伸思睡況大典百倍
於此其虔閣也固宜今吾輩銳欲竟之而力不我副是
則不能不心以爲憂者也

春明行篋當書記

昔廣東鄭舍人湛若有嗜古之癖其生平所聚琴劍鑪
鉢之屬充棟接架皆希世之珍也然貧甚時或絕糧卽
以所有付之質庫及不時有餘貲又復贖之而歸如此
者不一而足湛若皆爲文以記之世所傳前當票序後
當票序者是也予攷六經三史之書無有當字湛若所
作得無蹈夢得九日題詩之懼然而爾雅釋詁以來公

羊子之齊語得登於經而揚氏方言列之子部文人翰墨所寄卽自我成典據亦正無傷予生平性地枯槁泊然寡營其穿穴顛倒而不厭者不過故紙陳函而已年來陸走軟塵水浮斷梗故園積書之巖偶津逮焉而不能暖席特篷窗驛肆不能一日無此君家書五萬卷中常捆載二萬卷以爲芒屨油衣之伴舟車過關口稅司諸吏來胠篋者如虎一見索然相與置之而去雍正癸丑獻藝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南轍已有日矣俄而因他事畱滯不果長安米貴居大不易於是不能不出其書質之適監倉西冷黃君聞予之有是舉也請歸之於

其邸夫託書之難也稍不戒而汙穎因之又其甚者或
闕佚焉苟非風雅者流如臧榮緒之肅拜顏之推之什
襲不敢過而問之愛書如黃君子庶可以高枕而無慮
乎雖然牧齋晚年喪其宋槧之漢書三歎於牀頭黃金
盡壯士無顏色之語是書與予所謂山河跋涉之交也
一旦主人無力使其爲寓公流轉於他氏惘惘然離別
可憐之色不異衡父之重去於魯而予之竚立而目送
之者殊難爲懷因援湛若之例書其語以柬黃君固以
備息壤之成言抑念青氊故物歸來未知何日亦聊以
自遣也黃君之邸與予有十里之遙過此以往蕭晨薄

暮偶有攷索策蹇驢而爲剝啄之聲者非予也耶雞黍之請自此殷矣湛若桑海大節光芒箕尾是以遊戲之筆流傳俱爲佳話至予之文其何敢與之爭雄長哉

小山堂祁氏遺書記

二林兄弟聚書其得之江南儲藏諸家者多矣獨於祁氏淡生堂諸本則別貯而弆之不忘母氏之遺也嗚呼吾聞淡生堂書之初出也其啓爭端多矣初南雷黃公講學於石門其時用晦父子俱北面執經已而以三千金求購淡生堂書南雷亦以束脩之入參焉交易既畢用晦之使者中途竊南雷所取衛湜禮記集說王傳東

都事略以去則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絕其通門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託於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并削去蕺山學案私淑爲南雷也近者石門之學固已一敗塗地然坊社學究尚有推奉之謂足以接建安之統者弟子之稱狺狺於時文批尾之間潦水則盡矣而潭未清時文之陷溺人心一至於此豈知其濫觴之始特因淡生堂數種而起是可爲一笑者也然用晦所藉以購書之金又不出自己而出之同里吳君孟舉及購至取其精者以其餘歸之孟舉於是孟舉亦與之絕是用晦一舉而既廢師弟之經又傷朋友之好適成其

爲市道之薄亦何有於講學也今二林與予值承平之盛海內儲藏畢出衛湜王偁之本家各有之二林亦能博求酉陽之祕可以豪矣而獨惓惓母氏先河之愛一往情深珍若拱璧何其厚也夫因庭闈之孝而推而進之以極其無窮之慕其盡倫也斯其爲眞學者也雖然蓋寬饒落平恩侯之居仰屋而歎曰是堂閱人多矣祁氏之書其飄零流轉而幸而得歸於彌甥以無忘其舊也亦已憐矣今幸得所歸吾願二林子弟聰聽彝訓世克守之讀之使祁氏亦永有光焉二林曰善是吾母所欲言也於是乎書

結埼亭集外編卷十七終